因樹屋書影

因樹屋書影第二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浚 在延 錄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按鑄凝似是黃白術、

范陽盧氏母楊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無端、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不測。是又一蘇若蘭矣、

宋知州芦建撰吳興移城記云秦時爲下菰城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其女亦善地理啓璞無徙因舊址增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處立標輒爲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從璞廟祀○按許負只一相士此又有女地理矣亦奇

野客叢談辨坡公應記儂家舊姓西姓是浣字大有意味毋論舊姓西可笑如坡云應記儂家

舊姓施、有何意味、爲正一字、坡公當九泉相賞、故多恨斲刻訛書、及矮人妄注、

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此可考日月交道之數、

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向陷契丹、常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曰此謂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右見陸游南唐書、予謂即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爲

笪曰耳笪是竹䈄、當取覆蔽之、曰或曰海上大魚過、遂能蔽日、名笪曰、

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布劉朝霞獻元宗幸溫泉賦○今賣古器者、名曰骨董、或以爲原於坡公骨董羹耳、不知坡公此二字所出、劉賦董作懂、味其文義、似骨格之說、又於骨董無涉也、○方密之曰、古器之骨董、當作匫董、見說文、有解甚詳、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

公文宣謚號也非子孫所可襲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爲衍聖公至今不易

明皇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授是官號通元先生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好神仙○此俗所謂張果老者也或言果爲堯時蝙蝠精可笑

裴景升爲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爲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示勸○尉受特旌僅見於此癸未舉天下廉卓十人余與陳大樽夏彝仲諸君同被舉末一人休寧丞也丞姓何蜀中人有異政民呼爲何青天直指平米價民大譁擁門不得解丞一言而定汪文烈亟稱之後部中不遷不黜而別選一官至百姓閉門留丞丞不可欲往徐公人龍

軍前自劾、百姓置匭醵金、以送其行、頃刻得三千金、丞堅不受、衆曰、蜀中殘破、公無家可歸、儻所如不合、願歸老於此、乃持前金置田購屋以待公、後不知所終、

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豨、三日必雨、按相雨書、今不傳、僅存此句、

故觀逐者於其返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殺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見淮南子、○舜亦不曾殺弟、樹

米架羊竟不解矣。

菊有一種名鴈來紅、狀類鷄冠、秋時莖葉俱紅、見古文苑擣素賦注○今所稱老少年、正名鴈來紅、原無花、何以名菊、

漢宣帝以保護恩、追賜掖庭令張賀諡陽都哀侯、○此寺人得諡之始

廷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爲。使人皆效此君。省後來許多紛

擾。

京口鶴林寺杜鵑花春開最盛、仙人殷七七、令九日重開無異春日、此九日事可替代東籬矣、

鄱陽李賓王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宇。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右見高齋漫錄○相法書也、四語亦佳、何必託郭、只書名玉管通神、林宗媿死矣、方術書往往有此、可恨、

賈誼新書、炎帝者、黃帝之同父母弟也、各有天

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

〇信斯言也、將爲孤竹所笑、古學誣罔如此、非一、

史記樗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亦有癭、予同書中載之、今人以智囊作美稱、強加人以癭矣、

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搨、今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眞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衆、往

往得厚值○今予鄉鄢陵石揚在劉氏者後有新鄭高相國耽定是白麟臨本

竹譜竹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而涼故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荂竹得是氣也根併而達亦謂為鞭行鞭頭為筍俗謂之偽筍○按麥以四月為秋竹以八月為小春竹事可用也偽筍字亦新

檇李陳無功撰庶物異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則可稱該博余意外國語佛經語皆無定

字況屢經翻譯、尤多差訛。不如刪去。始稱大雅。廣韻藻中所收甚多、亦未盡善、

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闕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闕文也、鍾譚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登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可發一噱。

卓初荔、挺莆田諸生、予被逮入都、初荔間關數千里、率閩父老叩　閽、白予寃、爲勢格卒不能

逹當初蒞之行予數止之初蒞曰擊鼓以救日日豈擊鼓可救哉亦致吾扶陽之誠而已事之濟不濟何論余在念室舊長汀令石渠王君諱明翰年七十矣從恒山徒步來視予出一金爲壽且謂予曰予每見

上幸海子輙在破屋中遥望膜拜喃喃白公寃予曰徒自苦耳詎能逹王君曰昔有鸚䳇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䳇遥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

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余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爲余滅火耶予感兩君之言爲之泣下附記於此

雲林萬壑朝天圖臨顧虎頭萬竿煙雨圖彷彿郭河陽萬丈空流圖臨荆浩又常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作萬壑爭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峰雪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圖萬松疊翠萬横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雲林自跋甞爲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羨陳定生

家僕方域作雲林十萬圖記。

相傳馮開之先生生璧一艾妾妾方新沐時佛手柑初至都門急懐一枚與之妾接得旋擲去先生知其意已不屬遂驅之出閤予在秣陵見佛手柑初至一老年客市數枚疾馳供李姬麗貞姬領之命婢取去少頃入李室則宣盤中層叠數十鮮妍碩大愈客贈者十倍客乃不勝消阻座中言此姬之毒更倍馮姬予謂馮姬直提痛快大勝此姬也。

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黃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趨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

雜志中載常開平每出師夜必御一婦人曉輒斷其頭以去然後臨士對敵○予謂開平或偶一爲之後人誤傳耳每御一婦輒斷其首安得有如許婦人供其宰割耶此等事不宜浪傳恐梟弁借爲口實今之梟弁語以稱病相戒不妄殺人冬不治牆恐傷蟄蟲諸事必不肯信語以此等事必以爲大英雄應當爾爾或反生效法心我輩筆墨不可不愼也

楊升菴丹鉛總錄汀州上杭縣有刻本宦閩者

遠近皆取之邑令、令索之民間、印以綿側理裝以綾錦、每部民費二金餘、而官動取十數部、又不給值、民有緣是傾家者、余至汴一夕檄邑令燬其副墨、爲杭民永杜此害矣、此集吳門虎林皆有善本、此本强分門類、訛字如落葉、脫失處尤多、且歲久板皆漫滅、間有一字不可識者、官閩者初亦未知板之漫滅如是。姑亦隨例取之。歸則以供苴帛之用耳。恐後人不知。以予爲燬升菴之書。故附記於此

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眞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雋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撏撦、爲家常、此魯直之隔日瘧也、其黠者

又反屏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幷集矢於杜陵矣

杜詩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虞山解云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遞相祖述無效嗤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

杜詩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

錢虞山云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養字似新而實穩所以爲佳如以尖新之見取之此一字卻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

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錢虞山云張輔葛樂優劣論云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而抑崔浩之

黨陳壽也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宼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詩序者體留意亦未敢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於人

倫如是吾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留有句曰竹爲樓羽翼衣作扇仇讐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𩗗烟與月何仇又曰溫退蟲多口京多鳥子身是底語正恐百穀不願有此才子耳

遵巖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揜於聲律之外如

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槩招他人以猷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人讀之凴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拔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天下更鼓首無前二點末無後二點不知所謂世以爲始於宋人寒在五更頭之說然宋人以

爲讖避之是矣後人何因復爲沿習且寒在五更頭去後二點是矣去前二點何居間常積五更計之自一至五爲數十有五積一更之點計之自一至五亦十有五合五更之點計之共七十有五加以更數共九十九十陽數也夜用陽數是陽數而陰用也陽數而陰用之疑於陽矣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去前二點天德不可爲首也去後二點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然則不去一而去二何居曰去一是去陽也

去一則將以二始以四終是以偶始以偶終也陰陽大數而獨以偶始以偶終猶之夫無陽也故去前之二去後之二既不令其疑於陽而又以奇起以奇終又默寓扶陽抑陰之意焉甚矣前人立意之微而寒在五更頭之說爲無當也余蓄此疑頗久因妄論以質之同人

余年友長山王子京峁生爲詩好爲聱牙詰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潛岳解出正陳大士大士語余曰子京昨以潛岳解示予久之不得其解

旣而悟爲五言古詩遂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然稍失一字卽須從頭讀起矣予曰予讀子凉詩乃捷於先生子凉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卽了矣大士大笑

呂覽云帝乙三子長微子啓次微仲衍次紂同母弟兄也微子微仲生時母尚爲妾進位爲后而生紂故云同母庶兄後箕子勸立微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妾子不得立遂立紂〇夫太史能爭於立子之日而不爭於正后之日何

也無以妾爲妻齊桓亦知之矣太史爲是箕子
不爲非乎總之皆不敢信
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
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
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
衡云云繕寫行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見潛
居錄○此說與其疑也寧信美新可知矣馮元
成以美新爲劉棻作
程于止曰舊說鬭午少蟬試之信然

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豪聞局中北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閒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間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與彈數柱辭再四則刻幃

座右爲奏一曲洪徃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
折柱狀已若風霧煙雨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
然愾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苐非梁氏所
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巴聲兼儀揚里巷所
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
靡焉哀以思也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
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絃不知
者若以爲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
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

此譜入箏聲未審違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亦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姬已沒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卽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萬曆戊申江南大饑時湖郡守陳筠塘以義勸借士大夫茅止生十四歲方舉秀才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詡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罄家之藏

未敷其數質奏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亦以起葢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即困數以待饑矢之曰自唉者如唉已內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吊汨羅盡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倩也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伴遞相招邀傾國出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爲美談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畫一人、撫髯倚樹面立、一道士題詩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冰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吾師孫北海夫子常曰、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又曰、吾輩讀書、即不能窮及理奧、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殺以墮惡道、

李子田曰、杜詩持正侃侃、自爲一體、而陰啓宋

人以理爲詩之意、如張舍人遺之織成褥段、本自好意、便言及奢侈生禍、引李鼎來瑱爲鑒、並其褥段還之、此類情事甚異、杜之所以爲杜、而非所論於唐風也、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兒宮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淫之召禍、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

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

李子田曰杜詩期嚴明府云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消金吼即霜鐘花即蠟炬花也杜喜倒字無他意也劉須溪乃云其人能琴金吼霜鐘與其音者何也

陳明卿曰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矣

若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眞佯怒而亦似眞史記書耳

余鄉多郭公塼、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汪南人愛之、以爲琴几、滎澤滎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亓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塼上有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亓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亓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磚昔但以空心

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旣修堤後、遂競呼爲郭公磚矣、

夷堅志、宋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謂其書有百卷、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祕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板者、甲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爲之梓行矣、○洪文敏此書、自甲至癸爲集者二百卷、又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集僅成甲乙二

十卷、而公藂、全書葢四百二十卷、元瑞所有合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係舊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予晉家所藏、視此異同何如、

弇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楮、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畫文敏像、標簽字出文敏手、弇州亦圖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山以千金得之、後復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自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

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

又云京山李維柱字本石嘗語予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

王文恪震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閩徐興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何尚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

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與公藏本稍異、慨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春申君因李園而進園妹於楚王、竟爲園所殺、唐張祜詩云、薄俗何人議感恩、諂容卑跡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杜牧詩、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寃魂、三千賓客皆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近吳郡林若撫詩云、豫讓心銜國士恩、斬衣猶可快寃魂、春申亦有三千客、試問何人死棘門、皆未足以定三千客

之罪也、園旣進妹生子、時朱英勸春申殺園、不聽、且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未幾死於棘門、是春申之計失矣、客何尤焉、徐興公有詩云、食客三千盡在門、各穿珠履耀平原、寃魂地下多遺恨、不許朱英殺李園、庶幾爲三千客卸罪、明林若撫曰、明初宋氏題郵亭壁歌、彤管遺編、明人詩抄、俱摭入、而不知此詩乃陶振子昌所作、見瓊臺清嘯集、名曰戍婦行、初非出於宋氏也、振、吳江人、自號釣鼇叟、明初至金陵、進紫金山

金水河二賦、被寵遇、其七言歌行擅場、若撫吳人、斯言有據、

李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林若撫曰、唐人以酒爲春、既云釀老春而復用酒字、不失之重耶、常見古本、作沽卻與何人、是矣、若撫自謂足破千古之疑、予意卻字畢竟不自然、太白詩卽使再用數酒字、亦自不妨

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楊用修改始

字爲才字且謂作者亦必心服徐與公謂畢竟妙字爲妙況才來一韵尤礙余謂用修擢後人作惡謔耳非謂才字勝妙字也

用修謂詩古註睍睆黃鳥睍睆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色古註可憑也嚴氏詩緝謂睍睆指羽毛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

毛子晉家有宋板許氏說文與今世所傳大異許叔重舊本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

全書係十五卷、今乃從沈韻編次、而又以部分類入者、乃宋李燾更定徐騎省本也、湯聖弘有元刻許慎原本、惜燬於火、

漢書尉陀獻桂蠹二器、按楚詞曰、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則已先陀久矣、今並不聞有此、

藝文類聚、載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神社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子貢善言、遂稱能說神社、妄亦至此、今

博物志亦無此條删之不謬

呂氏春秋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織○此許行並耕所託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成而亡後董襲傳玄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

君子書、右見抱樸子、○按昌言尚有存者、新論惟班固續成琴道一篇、今散見羣書數十條耳、平原子書、無一語傳後、

拾遺記曰、堯時有秖支國獻重明之鳥、狀如雞、鳴似鳳、能搏擲猛獸虎狼、使妖災不爲害、餙以瓊膏、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戶之間、則鬼魅退伏、今人元日畫雞於牖上、是其遺像、按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畫雞、今都門剪以插首、中州畫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畫大雞於

石、元日張之蓋北地類呼吉爲雞、俗云室上大吉也、可發一粲、拾遺記、無乃因元日貼雞、而幻出重明鳥乎、東方朔占歲書一日雞、至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若元日宜貼雞、則入日何不用所主、藝苑雌黃又曰、正旦畫雞於門、七日貼人於帳、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類、二日獨施人雞、蓋正旦謹始、七人重人也、畫雞謹始之說、愈不可解、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直撫雞事耳、秖支、或作條支、

博物志、袁安故縠不具丙丁、因募能爲丙丁文者、六安都尉番應能之、縠成、賜帛五十疋、〇丙丁何文耶、或言文如火焰、故曰丙丁、然火焰之文、亦不難爲、何獨番應能之、此必有異、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下車公卿親識顏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爲合古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拗契勘箭之制、不

宋相呂端、捲簾審視、乃拜、皆此意、

太白峨眉歌、峨眉山平羌清溪三峽渝州、一連用之、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櫳、衣上鏡中簾下簷前、一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間數雁廻、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

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云、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六句一樣句法、且榆桑柳桃連用、又過任處士書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爲嫌。今人用之。不知何如揶揄矣。然細論之、惟栽眉山月、一氣渾成、絕無痕迹、反似、嘗、用、許多、地、名、

者餘則一說破便覺身分小減矣雖詩之佳處正不在此然終不如不犯之爲愈耳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縛帛褁之曰吾闘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今日好田獵者何不以此試之

骰子朱窩宋冢宰朱河所造本名除紅今人誤以河爲窩耳李君實謂本名除四似未見河所著之除紅譜也譜中名目與今朱窩亦小異張林宗先生常重刻之汴中每以行酒

蘇武子云、熊謙夫善醫、常言世醫者診脉、類以腕骨爲準、當腕骨者曰關脉、前曰尺脉、後曰寸脉、雖千百醫、率是也、抑予嘗攷從魚際至高骨一寸。曰寸。既曰關。既曰尺也。間尺脉一指曰臂之餘。準此察疾病、審强弱。驗生死。視權衡於物也。謙夫南昌人、東壇熊氏之族、

同、能不如獨勝、故有去而學塑者、專意畫火者、正統時、張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

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昶字凡書皆作昶在文淵閣寫經帝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特移日於永上令從之

謝在杭云今文書中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僞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叄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横一則參亦可作三字桼字亦無字按東皆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桼娥之房桼即古

七字太元七政亦作叅政奈何不作叅字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蘇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建人瑞狀元坊

鹿伯順有使者來覓同儕三人擬一時婚娶三女家居亦皆相隣議既定覓愀然曰小人喪父而服未滿願遲數月以遂私情不敢與兩人同事也主嘉其意不忍强後女之父病久而危欲急嫁女浼兩隣女入言之主母母白之鹿公以

請寬寬復灑泣訴其父母生生死死之苦曰儻伊父母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主父母亦終不忍強之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其稽宿之處以遠女室焉嗟夫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乘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

華亭撰楊忠愍墓志叙王元美徐中行諸公理其喪事蓋諸人併重於楊也已吳國倫與江司馬書云檢忠愍集入子與名非實錄也忠愍以

乙卯冬服刑、予與方決囚江北、不與事、哭郊外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予相三人耳、而華亭爲忠愍誌、遺予相而及予與已、爲失考、今奈何專屬予與乎、李子田曰、諸人在當時、最稱莫逆、以此觀之、果莫逆耶。

避暑錄話、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已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

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喬文衣曰吾鄉貧民冬月操作懼寒僵手則爲地窖以居先君子極貧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硯不冰煦煦然春臺也額

其窖曰陽春窩、余見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者、名曰倒卧、秋夏則無、冬爲甚、可見貧民之死、非死於饑、皆死於寒也、不見夫街頭日夕之嗷嗷者、皆曰乞數文錢、得入火房、可救一夕命、乃火房者、都民爲之、如坊店、有數文則得入、無則不能、究之房則房矣、何火之有、夜過其間、號寒之聲、慘不忍聞、願與仁人君子、廣造數處、使貧民晝居其中、名曰陽春院、其病而老、幼而無力者、日行乞而夜有歸、既可不死、其强而壯、四體無

恙者、手不僵、而百操皆可作、亦可以自食其力、行之天下、行之萬世、當無死寒之民、○京師火房、即乞丐之長爲之、凡爲其長者、皆大猾、家累千金、妻妾飲食、略同素封、每門置火房一二處、遇大風雪、則以處羣丐、討口日給薄粥二盂、而晴日、則亦討口、收其所乞之錢、羣丐聽其指使、無敢忤者、往時察子之輩、多此輩爲之耳目也、

俗云霜爲霧所食、輒雨、食字大奇、

梅衡湘論李龍湖云、此老何可詬、但當捧之蓮

花座上、朝夕禮拜、以消折其福耳、蕭伯玉曰、若盡如世人之見、推福固不容如此、消罪亦不容如此、其重也、

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嚴州葬、復誰人、詹去矜曰、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

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即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劃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千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

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畀鬻鐵者而以若帯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帯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帯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帯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帯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

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嘆服而去、嚮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盍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神禹定水帶、何以得流傳人間、非同彝鼎、披圖可識、麗使從何知之、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西賈盜佛面珠事、頗相類、何異域之多慧眼也、

新鄉李于田曰天地日星山川草木萬有之變皆鬼神日行乎其間本不可執一求之儒人竅見一班固守爲恒卒遇不然便詫曰此變也殊不知天地鬼神翕翕變怪流行閃爍其妙本自如是奚有所謂常奚有所謂變特人有見不見識不識耳苟執其見與識者以槩夫不見與不識者是何異老農之量天也哉老農日夕隴畝間習見夫天時人事么麽徵驗遂捃拾鄉談撰爲諺語若以陰晴水旱豐歉夭札之數皆可豫

占其所以者、如日春旱離鄉、秋旱泥牆、一箇星、保夜晴、雨打五更、日照水坑、月落烏雲、半夜枵、明晨晒得背皮焦之類、不知其幾十百數也、而卒驗之者、不亦少乎、儒人之言天道、亦猶是而已矣、子田此論亦辯、昔人、天變、不足畏、語、未必、不是、此、等、意見、子田議論、頗有偏處、

葉贍山、樹聲、居臺諫、數有抨擊、率皆大寮、回次、務剔根株、以節氣自喜、而雅不欲居黨名、常曰、吾所知、君子、小人而已、不以門戶故、而君子之、

小人之也○盡人如先生何至紛紛聚訟

范箕生程烈女傳烈女郾城人年十七聘安氏無何安氏子卒烈女摧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母憐而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爲烈女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人詰之烈女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葬安氏子請臨其喪堅父母不許託於炊伴入室悤則着向製履雉經矣啓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辨烈女所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玼如生汗纍纍如珠然

郾城令盧弔贈襚焉、四方來觀者門如市、范子曰、先大父守許日、陳君鳴郊省大父于榻前、爲予言烈女死、其父蓋以爲詬、或破涕爲怒、加撻楚云、嗟嗟、坻之蚩蚩、一至是哉、然不如是。烈女之性。爲獨全于天者不顯矣。虞將軍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矣。

何讀改正當從者、 論語點 句 爾何如、 至大至剛以直 句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禮記男女不雜 句 坐、不同 句 椸枷、不同 句 巾櫛、不

巾櫛不親授
他物可親授
字

親授、句　左傳蔓句難圖也、蔓句草猶不可除、
晉公子騈脅欲觀句　其臝浴、句　薄而觀之、
史記、衛青傳、人奴之句　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帝紀、與父老約句　法三章耳、只一點斷、不須講
解、而古人之語意自出、信乎學者貴有師承也、
若傷人乎不句　問馬、　卒爲善句　士則之句　野
有衆逐虎、又倪文節公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
勿正、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句　心勿忘、句
亦不通、昧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眞、以一

字分爲二字故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登下勿忘作文法。 二嫂使。句謂使女治朕棲。 夏禮、句吾能言之、句杞、句不足徵也、殷禮、句吾能言之、句宋、句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句故也、句足、句則吾能徵之矣、 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句已乎、 書舜生三十 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陟方乃死、 詩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句騶虞、此王質詩總聞讀法、 雖蔬食菜羹瓜、句祭、禮記瓜祭

上環句　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
友于兄弟、甚矣吾衰也久矣、句吾不復夢
見周公、予不得視猶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二
三子也、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句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與今本逈別、學者
宜詳考之、虞山云、左傳公入而賦、句大隧之
中、其樂也融融、句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
也洩洩、杜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爲句、則大隧
四句其所賦之詩、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爲左

傳敘事之辭抹之曰俗筆殊可笑、
漢曹娥、唐饒娥、痛父溺而投江抱父屍出予已載之同書一邯鄲淳爲碑一柳宗元爲碑二文俱存無可疑也

宋王禹偁有集未名以蓍揲之得小畜因名小畜集三十餘卷予從陳開仲購得抄本詩多妙對如提壺催我醉戴勝勸人畊位卑松在澗俸薄葉經霜七言如波平綠影懸魚網木落空城露洒旗宮墻月上開琴匣道院風淸響藥羅閒

拖屐齒妨橫筍靜拂琴床有落花春圃領鶴尋芳草小閣留僧画遠山仲宜舊佐紅蓮幕裴度新開綠野堂皆集中警句也元之曾謫滁州後人立祠祀之天啓初林楚石公以南太僕分署滁州不知元之有祠在也偶夜夢元之衣冠來謁與語良久寤而異之晨起詢之州民果有祠廢已久惟像設尚存宛然夢中林公捐俸置之自爲記勒之石正謀梓小畜集而公逝矣此集藏予家數年惜無力梓行之

趙凡夫云漢之五宗楚之三閭皆言宗室也楚之昭屈景三宗皆公族屈原爲三閭大夫古今宗正之屬

詩之重韻古亦有之畢竟爲詩病也曹子建棄婦篇只十六韻而重其五石榴植前庭又曰逍遥於前庭可以處淑靈又曰何以負神靈飛翼以悲鳴又曰嘆息通雞鳴丹華實不成又曰何必春夏成無子常歸寧又曰顧君且安寧如此詩病後人决不可犯也

文才遲速、自是生成、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翰而驚夢、王元氣竭於沈慮、桓譚疾感於苦思、枚皐應詔而奏賦、楊滔斷囱而檢書、平子研兩京於十年、太冲鍊三都於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薛道衡踢壁而卧、搜蘇頲占授而朧朧、劉敞一揮九制、文琰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揮毫、陳無巳閉門而覓句、寧爲巧遲、毋爲拙速、

鷓鴣之聲、行不得哥哥、又云鉤輈格磔、唐韋莊

詩云、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懊惱
澤家亦鷓鴣聲也、
太平廣記云、靈隱造北高峰塔、有寺犬、自山下
銜磚石至嶺上、吻為流血、人憐之、乃繫磚其背、
塔成犬斃、寺僧葬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
志不載此事、
永嘉劉黍戎思祖、儒將也、善詩、與匡山僧性淳
友善、命畫工圖已像與僧對坐、日逢僧話圖到
處乞人題咏、華亭章台鼎一絕云、支許相逢盡

日西蕭蕭寒玉數竿秋青天碧海無兵氣閒殺
嘶風五色騮

羅隱著兩同書十篇廣秘笈收之首載吳越備史隱本傳海鹽姚叔祥又採隱逸事附之然唐末閩進士沈崧為隱撰墓志一篇文甚典麗叔祥未之見也

因樹屋書影第二卷終